

皇朝文鑑

七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廿九

琴操

懷歸操

劉 敞

醉翁操

蘇 軾

於忽操

王 令

晝操

林 希

上梁文

開封府上梁文

楊 億

英德殿上梁文

王 安石

披雲樓上梁文

陳 履常

書判

辛捕罪人丁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

瘵

余 靖

丙越度官府垣籬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

往

余 靖

丙為左僕射門立榮戟其子封國公復詣

立戟儀曹不許

余 靖

乙夜居於外丙往弔之或責其非

余 靖

乙為政請聽都城譏其無備辭云都城不

過百堆

余 靖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詐云

家口已離本任

余 靖

甲為縣令士乙與其故人丙醉毆乙乙詣

縣訟丙令問曰傷乎曰無傷也相識乎

曰故人三十年矣嘗相失乎曰未也何

為而毆汝乎曰醉也解之使去有司劾

甲故出丙罪甲曰聞不至傷勅許在村

了奪著長則可縣令顧不可乎

王 回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

乘輿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

事也或疑薄君臣之禮隆夫婦之恩律

不應經

王 回

琴操

懷歸操

劉 敞

蟋蟀在堂歲云除今我不樂驚以紆豈不懷歸畏

簡書 蟋蟀在堂歲云逝今我不樂濡以滯豈不

懷歸友朋畏

醉翁操

蘇 軾

琅邪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殊實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辭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詞所絕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又矣有廬山玉潤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圓誰彈響應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哉此賢也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困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面絃

於忽操

王今

劉表見龐公將起之而公不願也表曰然則何謂公曰我可歌乎既歌命弟子絃之凡三操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離婁之精夜何有於明師曠之耳聲者亦有耳

一本作塞何有于聲

束王良之手

芳後車載之前行險以既覆芳後遂逐其猶來雖目盼而心駭芳顧其能之安施委墨絕以聽人芳雖班輪亦奚以為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掾楯捕獾之累重顧柱小之奈何方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坐以笑歌不知壓之忽然芳其謂安何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謂雖斯飛誰得之吾方飢而羈謂豕斯哭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方飢而後噫雞豕豕方死以是芳

畫操

孟子去齊舍于畫作

林

希

彼滔滔之天下余孰從而與歸來何其然芳其去何為吾行或使芳止或尼之母嗟我行芳於此遲遲棄其量駟芳禽撮安施釣石則委芳亦何用于銖衆顧瞻咨嗟芳人曷余疑嗚呼余歸芳已而已而

上梁文

開封府上梁文

楊

億

受三靈之眷命開百世之丕基居中土以制四方坐明堂而朝萬國上觀玄象設路寢而闢應門下鑒黃圖定神州而分赤縣王帛駿奔而荐至舟車

輻湊以交馳居民最處於浩穰寰宇共瞻於表式
法天崇道皇帝陛下道光上聖仁洽普天性堯舜
之聰明體禹湯之勤儉垂衣裳而布政懸法象以
授人肝食視朝但精求於理本臨軒遣使常散採
於民誥物情而煦育如春王道而坦平若砥故得
五兵不試邊陲無金革之聲四序由康隴畝起倉
箱之詠躬淳反朴黎民盡致於可封獻賁輸環異
域曾無於後至混車書於一統頒正朔於四夷十
年遠過於成周拓土更逾於疆漢乃眷京畿之十
里旁連魏闕之九重包括諸華儀刑列郡疆理既
推於廣斥閭閻最號於便蕃豈惟佚少之場所謂
帝王之宅爰求控壓實在元良皇太子道契黃離
位隆蒼震問安視膳素彰周寢之勤主鬯承祧爰
踐漢儲之貴自春宮而有德鎮天邑以分憂誕揚
慈惠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綠林屏息絕吠犬以堪
驚玉燭均調無喘牛而可問於是決斷簿書之暇
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班輸之絕藝揮
斤者成市荷鐮者如雲度榱桷之材召丹雘
巧墁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橫蟬蛩以蜿蜒
瓦疊鴛鴦而迤邐 皇有煒聽事斯嚴廊回合以

四周庭清虛而中啟制度迭彰於壯麗形容備極
於巍峨足以明東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盛
兕卽偉今茲吉日將畢奇功爰自拋梁式申犒勞
散金錢而滿地堆餅餌以如山色酒斲肩盈樽滿
案極量而飲應不羨於單醪實腹而食固如填於
巨壑既醉以飽式舞且歌同承渙汗之恩共樂昇
平之化

拋梁東三韓百濟慕華風毛車遠涉浮天浪歡呼
鼓舞未央宮

拋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甘我上葡萄
背著徧高低

拋梁南路驚浪泊聖恩覃大貝明珠盈帑藏崔嵬
銅柱拂煙嵐

拋梁北匈奴逃遁空沙磧茫茫絕漢胡無人待上
陰山重刻石

拋梁上非烟颺氣何蕭爽歷歷天邊種白榆亭亭
雲際栽仙掌

拋梁下萬井繁華堪大託家家樓閣倚晴空處處
絃歌樂皇化

伏願拋梁已後風調雨順時和年豐聖壽靈長與

大椿而難老邦家鞏固將磐石以無窮少海長浮於渾戴前星永耀於玄穹濟濟宮庭之僚屬森森天府之賓從盡預高山之羽翼咸依儉幕之芙蓉將吏奔趨而有幸軍民撫育以皆同恣傾心而奉上並竭節以向公路絕冠據夜戶而從茲不閉人無爭訟園扉而自此常空百姓常躋於壽域八方悉被於仁風然後我 皇帝之千秋萬歲長端拱以居中

英宗殿上梁文

王 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仙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開宏築追奉眸容方將廣舜孝于無窮宣特尚漢儀之有舊 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三儀文摘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訖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之衣冠 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羹末改三年之政乃眷重脩之吉壤戴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彙述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

吉日以庀徒舉脩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敬銘
兕郎偉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思如萬國轉春風

兕郎偉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執大宛金馬不須齋

兕郎偉拋梁南兩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聞嶺徽萬艘輸貢引江潭

兕郎偉拋梁北邊頭自此無鳴謫即者呼韓渭上朝休誇寶憲熙熙勤

兕郎偉拋梁上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輿玉竿年年往

兕郎偉拋梁下萬靈隨社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

之良家傳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 祝之無疆

披雲樓上梁文

陳 履常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惟此東州稱為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虞之風

王化既成更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閭巷百年豪傑閒出地滋慙開歲嗣豐穰里無愁歎

之聲吏絕追呼之病因此時之暇豫樂斯地之登

草故增高事非過制斷長續短費不及民棟宇觀

深稱吏民之觀望戲時遊豫遂若幼之歡娛爰歷

靈辰用興危架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拋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年

富貴有朱公

拋梁南舳舻街尾繫江潭朝濟已作豐年雨暑飲

行聽枕掌談

拋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目

長隨落日低

拋梁北瑤塔亭亭入雲直百年戰鬪及明時千里

河山餘故國

拋梁上危架召甕連千丈房心璀璨近簷極海岱

摧藏但空曠

拋梁下割肉成堆酒如瀉燕雀投人也自忙覬蛄

旋墻不容躋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賜雨以時水宿堂行夜

無風露之警益蠲錄劉家有橐廩之儲圉園一空

艱苦不試商旅四集偵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度公之典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書判

辛捕罪人丁逼而不救許云家有急事救

療

余靖

通未宜同掩襲彌留待救安可遭迴苟或責

其容奸姑合先於拯患辛事當祇役職在追逃力

而拘之飢鷹之効未展勢不足者困獸之聞方勞

春彼遭塗之人式冀執兵之助備其越逸此望惠

然肯未憂在族姻彼乃往而不返誠或慮其飾詐

謀合原其執心網忍論於吞舟固宜并力病方深

於易貴安得忘情徒欲詰其圖全未可罪其為已

因其亡命雖追捕以攸先人各有親當患難而自

救縱云行邁殊匪坐觀捕逃之黨未除遽令誦我

瞑眩之求不濟則欲怒誰職且異於追胥罰難如

於行路是則被有詞矣姑合宥而捨之

往

余靖

兩越度官府垣籬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

協謀執禁法有戒論冒度干刑理無從坐既殺足

而同往豈原心而或殊兩德之弗情動而有悔不

如已者方踰數仞之墻因而從之遂獲三尺之法
自疎明慎猶啟薄言况穴隙以相從惟疏茨而是
履前王著令徒攀共犯之條君子嚮儒盡守獨行
之節矧府寺之攸設惟藩屏而是崇不得其門同
臨蔽惡之地必求諸道當慙由徑之非雖曰比之
匪人實亦動而過則原其發慮遽云職汝之由詳
彼治躬豈可効人之僻咎將誰執戚實已招視雖
落之具存當跬步而為過別冒漢家之網或異首
科自絕蒲人之祛諒難降等三千之條備紀七十
之杖何逃罪必甘心詞奚苦訴

丙為左僕射門立啓戰其子封國公復請

立戟儀曹不許

余靖

位廉王爵固有彝儀名列子倫所宜降禮既高閭
之共處豈列戟以重施丙鵠印傳家蟬聯襲寵斗
樞踰貴既升八座之榮社土啓封遂及一經之嗣
胡為令子周達宏規以謂秩視諸公幸列分茅之
位勲崇三品請頒立契之儀展矣攸司詳夫大體
且乘軒服冕雖同列國之權問寢趨庭豈有異門
之制縱未該於令式宜必叶於謀猷况乎尊有登
卑之文備存典策子存避父之禮綽著章程國有

大焉古之道也恩崇沓至任旌高穎之勲制度罔
愆宜喜柳或之見必當固執無謂他規戴記傳芳
車馬猶稱於不及隋書勸善榮榮戰寧聞於再頒必
採禮卿之詞勿貽侯氏之過

乙夜居於外丙往弔之或責其非

余靖

宴要有度式貴慎儀出處無容固宜行弔既自愆
於所止亦何怒於相隨乙德之不脩動而有悔安
身克謹當從嫡寢之間居外尤非自比遭喪之變
眷惟益友深達彝章朝夕四時既失常於訪問吉
凶五禮遂矯諱於禍災繼未盡於嫌疑抑已陳于
規誨進退可度燕衣將亂於悲哀居處以莊環經
何慙於諷刺爾惟失節我豈廢言所期克舉其儀
孰謂不知而作衣服宮室雖弗襲於練裳揖讓周
旋固可訖於床第理既同於事死問乃比于知生
况彰終夕之嫌復異致齋之制改容並進雖興言
偃之非問疾同詞宜守仲尼之訓弔之可也人其
謂何

乙為政請陳都城訖其無備辭云都城

不過百雉

余靖

政在保民固宜多備城苟遇制何謂弱枝爰啓見
機之謀當許復隍之請乙器能高世忠亮拔群方
推許國之忠遽展濟時之略以謂金湯作固誠多
藩屏之功控帶相高必啓寇戎之害式陳良算允
協明謀庶民无假於深池頽牆願填於漭泆且赫
連空霸雖增蒸土之勞士蒿知權寧慎寘薪之役
深詳得失妙識興衰縱墨翟多能九攻聞解帶之
術而鄭丹遠識五大在有邊之訊蓋虞乎讎必保
焉盡循乎古之制也今京不度在百雉以貽憂夫
魯有初諒三都之必毀允合仲尼之志何慙由也
之忠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

云家口已離本任 余 靖

食藥養廉執心斯可及爪受代改操則非安得因
其去官遂不思於潔已丁也才高有立扶滿將遷
飛鳳卿書亦既榮於寵命解邑罷政遂靡讓于好
羞謂行返之有期曾厭私而不懼況古之循吏名
列青編掛府丞之魚誠在涖官之日留壽春之牘
實惟去任之最何乃肆貪罔知守節歌鄧侯之五
鼓曾是遵逢持山陰之一錢當思勵俗徒欣苟得

豈曰能謀重耳受殯蓋當於旅食叔魚反錦益愧
於公行如云不爾瑕與則恐周知紀極推恩布化
未聞畫象之遺風黷債啟奸遽恣貪狼之本性縱
離境壞終喪廉隅減三等以定刑乃九章之垂統

甲為縣令乙與其故人丙醉歐乙乙詣

縣訟丙令問曰傷乎曰無傷也相識

乎曰故人三十年矣嘗相失乎曰未

也何為而歐汝乎曰醉也解之使去

有司劾甲故出丙罪甲曰聞不至傷

敕許在村了奪者長則可縣令顧不

可乎

王 回

令親民而歐之於善者也士所以學為君子也今
釋一醉忿相歐笞四十之過全其三十年間未嘗
相失之交歐民於善而責士以君子之道著也仲
尼為魯司寇赦父子之訟漢馮朝鮮延壽不肯決
昆弟之爭篤於親而故舊不遺其義蓋一耳甲之
所為於古為能教於今為應法不可劾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

斥乘輿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

出時事也或疑薄君臣之禮隆夫婦

之恩律不應經

王 回

指斥乘輿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斬而旁知不告者
猶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於海內使雖遐
逃幽陋之俗猶無敢竊言訕侮者然書稱商周之
盛王聞小人怨詈乃皇自恭德不以風俗既美而
臣民儼然戴上不待刑也則此律所禁蓋出于秦
漢之苛耳若妻為夫服斬衰而降其義甚重傳禮
已未未之有改也且挾虐犯法既許自訴而七出
義絕和離之類豈有穴怨顧怙然藉社席之所知
喜為路人擠之死地其惡慙矣宜如有司所論已
若夫減所告罪一等甲同自首以律附經竊謂非
薄君臣之禮而隆夫婦之恩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廿九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
題跋

跋放生池碑

歐陽脩

跋華嶽題名

歐陽脩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脩

跋景陽井銘

歐陽脩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讀李翱文

歐陽脩

讀封禪書

劉敞

書种放事

王 回

書襄城公主事

王 回

書洪範傳後

王 安石

讀江南錄

王 安石

讀孟嘗君傳

王 安石

書刺客傳後

王 安石

讀柳宗元傳

王 安石

書沿淮巡檢廳壁

傅 堯俞

書賈偉節廟

傅 堯俞

書魏鄭公傳

曾 鞏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 恕

放生池碑

歐陽脩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天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洵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跋華嶽題名

歐陽脩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人一人再題者又十三人錄為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群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

極盛之時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于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有千仞之山石爾故時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脩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捫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滿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于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棟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跋景陽井銘

歐陽脩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于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老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詭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桑百事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讀李翱文

歐陽脩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嘗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迺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眾器器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若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興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

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讀封禪書

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天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鼎氣乃效於後平之手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為世大僂何哉彼以其術為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為迂而益之以諛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為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故滅命宜新垣平之謂耶悲夫

書种故事

王回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种放賜假遊嵩山真宗御資政殿置酒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時有司不宥戒宣召既集皆相顧莫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朱巽南次迴待制戚綸南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示特客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皆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言脩辟穀之術放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之

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聞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即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焉乃遣內供奉官周班齋手詔召放放應召既至拜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什器御厨給膳回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還山上輒為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於瓊林苑常手詔問以政事欲大用之放辭乃止昔堯起舜于畎畝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于岩野而位冢宰彼授受之際不嫌駭眾如此而功烈竟立豈藉其虛名而誕後世哉竊觀真宗特禮寵放近世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為難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既正已不足則其用捨行止之節曷議焉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銳初公主在女時篤行好禮太宗賢之嘗指以誨諸公主既降銳父宋國公瑀尚無恙而太宗敕有司為公主起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定省朝夕所以養也而營別居者據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固辭不可奪太宗乃即瑀之私第其

旁隋煬帝晉邸貴以為襄城公主第第成當施公主榮戰於門公主又辭曰禮無以抗於尊者為榮也今舅之門既立戰矣而更于女門施戰是婦抗於舅而為禮豈所以榮女也太宗不許而公主終辭不可奪太宗乃勅以公主榮戰并施于宋國公之門昔堯將任舜以天下以二女嬪之猷畝之中而不敢留于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其心雖與天下舜必不受也使舜受之顧非所以任天下者也周之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故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以來祖於中韓之術其治務以隆君抑臣為盛天子之女特創其號曰公主而婿者不得自當其妃匹曰尚公主其弊之漸至于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故以隆君抑臣為治也而使人倫諱于上風俗壞于下又豈所以隆君而治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常指襄城以誨諸女可謂知其賢矣然襄城辭切于禮而應于治古之効猶勞于再三而僅從其心則化公主之有舅姑者益亦別居耳益弊流于千載者雖願治之明主猶不遽變其習也而一女子卓然出其間可不謂賢哉

書洪範傳後

王 安石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者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于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于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于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于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傳注者汨之以至于今冥冥也于是為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于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

復正職則吾將孰待而言耶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苟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詭譎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讀江南錄

王 安石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 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于寶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為箕子之說不思周武王克商問商所以亡箕子一徐氏錄為

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于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于亡紂為君至暴矣武王親兵於孟津諸侯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為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

表觀之詞意實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于佑其它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隨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過誅吾知佑之死信為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于嫉嫉生于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于朝廷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耻其善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孟嘗君傳

王 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豈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

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域又却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曩政售于嚴仲子荆軻泰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亡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于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彊以求別于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于小人者少耳復何議于彼哉

書公淮巡檢廳壁

堯俞

巡檢職捕盜職舉則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何則上既不戢下從而縱恃賴勢力侵漁良民非盜而何噫鼠竊狗偷者遂可去捕可擒係縲囚戮其

勢易制至于士兵一得縱放則欺擾公行使民口膠舌結噤不敢出聲是誠盜之臣者新息版淮西山地雖褊隘實為咽喉故置巡檢提健兵百人以遏狂寇官事脩舉民倚之得安存一非其人下罹苦害以區區之邑若先用百盜縱乎其間傍與它盜者併力賊之則雖欲背死趨生路亦無繇也曹君德華受命職捕盜既至順草前弊約身廉馭兵嚴士不敢犯民則向所謂百盜者固以息矣于是封域靜寧帖焉亡驚居日多暇頗圖燕安先是視事廳風顛雨剝殆不可居德華醜之命工新其棟宇雖有取于民丰出私奉規模宏偉數倍平昔可以示壯大若益堅其廉益勵其嚴雖亡是廳不害居是廳不愧苟弛其廉殆其嚴則是廳廣豁遽深軒危琬琦更盛于今日亦奚以為哉徒增過重不德耳後人至者其廉與嚴思有以上曹君可也若曰某屋未豐于是廳某屋未華于是廳思以土木之功加之則可乎不可也吾懼未者不知而務侈以殘吾民志壁以示之

書賈偉節廟

堯俞

息之滅亡移徙尚矣其俗頗好鬼視正直聰明之

神則反蔑如先是邑之南幾十數里有其故侯之廟國人事之簫鼓豆牢歲時甚謹而公之祠在新城之北密邇民間不遠數步門宇不崇奠享不恭人之至者歲無一二子甚疑乘間因詢諸故老僉曰侯之祠不信不祀則禍福時至賈公之神雖不

祭不我為害予曰嘻來吾語爾侯為息之君不能保有爾眾至于喪社稷而亡國其身殞則其靈歎惡乎能驚動此民而禍福加于後世此其怪妖依憑恐諸愚以倖祀爾若賈公者其氏之主乎昔爾之先有子曰男曰女皆殺而不育公為邑之長嚴為制而禁之賴是生者以千數非公息民其遂絕爾將安出昔之男爾氏之父也昔之女爾氏之母也活爾父母而不報可乎况公之英風與靈氣固當未泯以昔時之人今日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禍誣以其不能而怠之罪孰甚焉爾歸厚報爾之主可也無為奔走乎怪妖之庭况禮曰有功德于民則祀之是公之堂可祀而侯之廟可廢惜也吾之賤而侯之廟在籍去之不可爾聽吾言而亟改則爾之休蔑矣僉曰唯而心不以為然事如初異日過公之祠登公之堂傷民之道遂志于壁

活爾父母莫報不舉賢吾神之侮為民禍尤豈牢是求則吾神之羞我瞻公之象昂昂可仰我想公之靈英英如生厚矣公德在息之國嗟哉息民忘公之仁嗚呼怪妖是超明靈是証爾則無知神不爾誅

書魏鄭公傳

曾 鞏

予觀太宗嘗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主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擠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忘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

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諍其君

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筆之于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諍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此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于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善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豈愛而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

欲漏其言于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 恕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聖門之高弟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唐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叙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言約事詳大行于世晉太康初汲冢人發魏冢王冢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表宏張璠孫盛于寶習鑿齒以下為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錄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為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于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